



人間至味 是清歡

小華(縉雲)

因為父母是近親婚配，導致我有那麼點愚笨。為了醫愚，我讓自己愛上書，希望通過讀書長點心智，不至愚拙得太可笑。因為“書猶藥也，善讀之可以醫愚”。

的確，書跨越地域千萬里，追憶時光千百年。“每本書都在我面前打開了一扇窗戶”，透過“窗戶”，我看到了精彩世界、沐浴到清新空氣和溫煦的陽光。原想收穫一縷春風，却不料得到了整個春天。

勤能補拙、書能補拙，每本好書都是美味的心靈雞湯，令人心曠神怡、神清氣爽。比如《荊棘鳥》使我明白世間最美好的東西，只能用深痛的巨創或高昂的代價去換取。《再活一次，用寫作調心》告訴我處處皆可寫作，寫作與讀書、善良一樣也是一種修行。《人間至味是清歡》更使我感慨萬千，心靈天空豁然明朗，守望清歡的信心倍兒增。

閱讀很自在、愜意，享有的那份超然清歡，旁人很難體味，比喧鬧場所更能蕩漾靈魂。

書頁翻飛，心兒隨文字歡跳，常讀得如癡如醉。風生水起靈感悄至時，不顧一切捉住“火花”，讓回旋在心中的歌一瀉千里。我手寫我心，碼的是字、修的是心，清靜淡雅之歡就像漾在農民心頭的秋收樂，滋心又養神。

顆粒歸倉是一種必然，但向往新生也是種子的追求。跃跃欲試將夢想的“種子”投向肥沃“大地”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它萌芽。在“園丁”的精心培育下，夢想之花詩意綻放時，清歡被點成最大化。欣喜若狂中不禁自語：人間至味數清歡啊！

除讀書、寫作的清歡外，投身大自然同樣有異曲同工之效。可不，山色雲朵的變幻、枝葉的翩然起舞、花草的風情萬種等大自然的奧妙、鬼斧神工，都賜予人心靈的恬靜和清歡的愉悅。這素樸、純淨的清歡，是最珍貴的“奢侈品”，多少人心馳神往而不可及！

心歡一切皆歡，心歡萬物皆美。小鳥的慢聲細語、展翅高飛，都成了動聽的歌和優美的舞。山花對我笑，鳥向山花語，彷彿在說：“不要丟失想飛的心，不要忘記飛翔的姿勢。”是啊，想飛的心是可貴的好奇心，擁有好奇心才能飛向詩和遠方。

花草樹木鳥虫等等，都是大自然母親的“孩子”，個個天然去雕飾，本色本真却不失美感。枝葉花草向我招手，我歡喜地撫愛并點大贊。頓時，對素面朝天的似乎有了新的理解，該是一種簡約的清歡吧？呵，為自己的不化妝找到了支撐，心花隨之而怒放！

清歡是一種生活姿態，是對疏淡簡樸生活的一種熱愛，是精神層面的最高境界，也是給生命做減法的一種方式。清歡如同清淡的飲食，有益身心健康。

最上乘的養生是養一顆歡喜心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以淡淡的歡愉心看世界、過日子，讓平凡、樸素的清歡之燈照亮每一個秋冬春夏。

人間最美是清歡，人生最曼妙風景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！

你尽有蒼綠

木叶(龍泉)

遙遙的綠呀。

宏大，沉靜，綿密，厚實的綠，一寸一寸浸入夏的核心。

夏日屬於植物，它們在與雨水縱情生長，釋放出瘋狂、潮濕、蒼勁的獨特氣息。人潮洶湧，總該有一個季節被還給自然。

為綉一顆桃子，把一大堆綉線翻出來，面朝甜美的實物，仔仔細細配好色。不着急動手，夏日還長着呢，僅僅是確定夏日日頭的粗麻布上，會有一顆豐盈的，碧葉粉面的水蜜桃等我，心下就飄飄地走着。

我在尋找莫名其妙的快樂這方面，樂此不疲、工于心計——總能用黑魔法把小趣味，延長又延長，擴大又擴大。

收到枚石章，一看刻的字，喜得心臟亂跳，果然是十年故交——“你尽有蒼綠。”

五個字，我便可以聯想到那旗袍背影，一步一個綠印子，濕湿地，款款地，走遍前世今生。

她像古綢緞上的折枝花朵，斷是斷了的，可是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應該。

她說無量的“蒼綠”中有安詳的創楚。

低溫的植物系的脈絡，帶著濕感，生動地老去，在狹窄的旗袍下擺完成了它寬廣的愛。

我不喜歡別人勸我——你看這個人得的較你少，你早可以知足了；抑或，你看那個人失的比你多，你也不用嘆息。

我努力將生命從狹隘走向寬闊，對於我的貪欲和我的殘念，都虔誠地，公平地熱愛着。

那些微小的喜悅與憂傷，一同掛在枝頭，等時候到了，自然會被採擷，或者落入泥土。我知道自己的來處與去處。我必將經歷。我只願與自己比較。

暑假初始，一日日深碧下去。午後舊舊的，炎熱慵懶，給人一種錯覺，仿佛真的可以拋却一切，滯了腳，只與自己對話。

我看見遙遙的綠里，另一個我眉目低垂，一針一針，綉半顆水蜜桃，葉尖閃着微光的最后一針結束，她低頭，咬斷了那根灰黑色的線。

窗外一無所有，尽有蒼綠。

記憶中的爆米花

劉遠平(景寧)

對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前出生的農村孩子來說，最忘不了的零食就是爆米花了。

清代學者趙翼在《檐曝雜記》記收有一首《爆學萎詩》：“東入吳門十萬家，家家爆谷卜年華。就鍋排下黃金粟，轉手翻成白玉花。紅粉美人占喜事，白頭老叟問生涯。曉來妝飾諸兒子，數片梅花插鬢斜。”詩人筆下的爆米花不僅寫得很美，而且洋溢着生活的情趣。

在物質匱乏的計劃經濟年代，城市農村都一樣，買只饅頭買根油條都得用糧票，更別說其它東西。那時對農村孩子來說餅乾、糖果是奢侈品，一般都吃不到，最好的零食就是爆米花。

爆米花平時也不是經常有的，只有辦喜事的人家才會請師傅來崩些爆米花，分給跟着父母來賀喜的小孩子們吃。但從每年的農曆十二月初開始，肩挑風箱和爆米花機的師傅就會走東村串西村地去炸爆米花。

在农村，崩爆米花一般都是放在人口比較集中的村口、晒谷場或村里的大厝，師傅把風箱的出風口和風爐的進風口的一根鐵管邊起來，然後在風爐上面支起爆米花機。

好像崩第一罐的爆米花是不不要錢的，一則為了吸引生意，二則為了熱爐。當第一罐爆米花開響後，村里的小孩子聽到聲響就開始吵鬧父母了，有的父母會拿些木炭、糯米和几毛钱給小孩子自己去，有的小孩子則免不了大人們的訓斥。

爆米花機是個形狀像金櫻子似的鐵罐子，鐵罐子裝搖把手的這端是密封的，連着一只壓力表；另一端有碗口大的口子，大米、玉米或其它想要爆的東西就是從口里倒進去的。密封罐子的鐵蓋子是活動的，在機體和機蓋上裝有活動鉗，倒人要爆的東西後，把上下活動鉗相扣再旋緊機頭螺桿，把鐵罐子支在燒旺的火爐上，慢慢搖着鐵罐子旋轉就好了。

機子周圍爐火暖和，運氣好還可以搶些別人家撒落到麻袋外的東西吃，所以就會聚集很多小孩子。小孩子們看到師傅一邊拉風箱，一邊旋轉爆米花機很有趣，调皮點的就會叫師傅給他們玩一下。有的師傅經不住苦求，也會讓他們過過癮，可有的孩子“上陣”後不是左手忘了拉風箱，就是右手忘記了旋轉鐵罐子，左右手的動作就是協調不起來，沒几下就被師傅趕了下來，引得一場哄笑。

記得崩一鐵罐子爆米花師傅要收一角錢，加糖精另收兩分。一鐵罐子也只得放入一升半米，大約一斤多放了會炸不開或燒焦。但那時在农村賺几毛钱也不容易，有的人家就冒着炸不開或燒焦的危險求師傅往鐵罐子里多倒入點米，省點工錢；有的人家則舍不得放兩分錢的糖精導致小孩子哭鬧。

用來崩爆米花的米最好是糯米，一般的粳米爆不開。玉米粒子也行，爆開後很大顆。崩爆米花師傅把準備好的米或玉米倒入鐵罐子蓋上蓋子密封後，放在火爐上一邊烤一邊搖着把子旋轉十來分鐘，當鐵罐內部達到一定壓力後，師傅就會把鐵罐子機頭螺桿一端從支架上移下來，然後用麻袋捂個严实，然後用小鐵棒敲開蓋子上的扣鎖。“嘭”的一聲巨響，一股冒着香味的气流夾雜着炸開的爆米花從鐵罐子中噴射出來，落在麻袋內。如若麻袋用久了有破洞的話，爆米花就會從洞里噴射出來撒落一地，雖然小孩子們個個搶得鼻青眼腫，頭破血流，但还是不亦乐乎。

如今生活富裕了，大商場里的零食琳琅滿目，很少有人崩爆米花了，但儿时的那情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里却永遠忘不掉。